

趙恩潔著《虔誠相絆:印尼爪哇的穆斯林與基督徒之 關係與性別化的日常共作》評介

張美婷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博士生

一、作者的簡介與研究背景

本文介紹 “Entangled Pieties: Muslim—Christian Relations and Gendered Sociality in Java, Indonesia”，中文翻譯：《虔誠相絆:印尼爪哇的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關係與性別化的日常共作》。民族誌研究一書，作者趙恩潔現今擔任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副教授，相關研究領域極廣泛，包括東南亞研究、文化人類學、宗教人類學、性別人類學、清真科技等。

本書提到，未來的世界各地急迫要面臨全球化、爆發性而普遍的移民潮，種族主義以及宗教主義是全球性無法避免的議題。作者在本書詳細描述印度尼西亞有跨宗教混居傳統並共同組織生命禮儀的爪哇社群中，穆斯林與基督徒如何一起面對宗教差異日益擴大的挑戰。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伊斯蘭和五旬節復興教會（Pentecostal）的女性們。作者帶領讀者探討 印尼中爪哇後殖民城市沙拉迪加（Salatiga City）穆斯林女性和基督徒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交織的友誼和互動。雖然當地的女性有不同的宗教背景，但不同信仰能使他們改變或淡化種族標記，並在國家內部實現更大的文化融合。印尼是世界最大伊斯蘭國家，穆斯林佔 87%人口比率，其中爪哇人佔 40%人口比率，其他 6.8%信仰新教，2.9%是天主教徒（BPS Indonesia 2010; 頁 4）。Salatiga 為荷蘭時期的殖民城市，穆斯林與基督徒人口比例為四比一，相較於印尼其他城市，其基督徒比率相當高。歷史證明兩者的信仰關係微妙，可比喻彼此曾相愛相殺、矛盾、衝突到彼此包容和和諧。作者在田野當中好奇的是跨宗教、跨種族融合如何變成可能？

二、本書內容簡介

作者從第一章〈簡介:聯繫中的虔誠〉（Introduction: Pieties in Contact，頁 1-30）闡述了沙拉迪加在其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巨大變化，從荷蘭殖民起，定居到現代化的爪哇「基督教」城市，再到二十世紀初期以伊斯蘭和五旬節復興

（Pentecostal）為特徵的多宗教地區的複雜現狀。作者從民族誌難題——穆斯林占多數的鄰里社區中婦女和少數民族的突出地位——出發，其中，少數民族所指的是人口佔少數而已經好幾代在印尼土生土長的「印尼華人」，而且他們是一群佔少數信仰「基督教的華人」。本章作者闡述了這項工作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觀點，並為伊斯蘭虔誠和基督教身份的偶然性和協商奠定了基礎，亦即宗教間的想像和不斷變化的性別角色。

第二章〈產生宗教〉（Generating Religiosities，頁 31-55）討論當今爪哇社會的宗教異質性。它描繪了從十九世紀到當前民主時期爪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共同演變，特別是基督教和穆斯林組織之間的互動，這些組織正在努力以各自的宗教語言實現現代化和繁榮的本土目標。基於伊斯蘭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間相互影響和競爭的批判譜系，作者概述了歷史過程與現狀：爪哇穆斯林的孩子已經成為正統穆斯林，而大量主流新教徒的後代正在成為重生的基督徒。

第三章〈工程視野〉（Engineering Horizons，頁 57-87）對印尼教會建設問題提供了新的解釋。2008 年，關於租給爪哇基督教會的國有土地的公開爭議成為五千名穆斯林要求平等機會的示威活動的對象，本章從這一爭議開始，分析了五旬節派傳教士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中建造教堂所採用的策略。作者證明基督徒和穆斯林行動者在制訂自己的觀點和行動之前會先考慮彼此。作者認為，在國家背景下，穆斯林針對所謂的印尼基督教化陰謀的定期抗議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而是深深植根於伊斯蘭教和穆斯林一直處於長期、痛苦的後殖民鬥爭的世界中，他們受到不公義的嘲笑和壓制。

第四章〈重索塑社區〉（Regendering Community，頁 89-123）探討了社區生活中性別、社會性和穆斯林—基督教差異的交叉點。作者提供了民族誌故事來表明最近的伊斯蘭復興對穆斯林和基督教婦女產生了不平衡的影響：穆斯林婦女在附近的清真寺為不同的觀眾背誦《古蘭經》來慶祝先知的生日；婦女採取集體行動懲罰不合群的鄰居，不論其宗教信仰為何；婦女伊斯蘭佈道團體在生命週期儀式中的突出地位；一對穆斯林和基督教婦女是最好的朋友，她們反映了為割禮儀式和其他儀式做飯的鄰里婦女之間的網絡；以及基督教女性和男性在穆斯林生命週期慶祝活動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第五章〈重塑民族性〉（Regendering Ethnicity，頁 125-149）探討了印尼五旬節運動中性別和種族的交叉點。它旨在展示五旬節運動如何實現性別、

道德和種族關係的重新配置，特別是對華人而言。作者提供了沙拉迪加五旬節派華人基督徒的四個民族誌故事：一位成功的中國女商人失去了她「真正的中國」丈夫；一家中式餐飲店，鄰居是敵對的薩拉菲派（*Salafi*）；一個旨在成為更好的基督徒女性的五旬節研討會；最後，一位黑幫出身的男性牧師的人生轉變。儘管印尼華人五旬節派在禮拜堂和復興活動中表現得很自信，但他們透過創造淡化物質主義的豐盛神學以及在這個以伊斯蘭為主的國家發展出具性別意象的服從修辭，以此努力擺脫附加在他們身上的種族刻板印象。這一論點增加了讀者理解東南亞基督教在維持邊界和發展現代化中的作用的複雜性。在這裡，魅力四射的基督教使華人能夠以一種在道德上為更廣泛的社會所接受的方式來定位自己。他們的宗教信仰使他們能夠改變或淡化原有的種族標記，並在國家內部實現更大的文化融合。他們的五旬節派虔誠——明確的基督教信仰，但也是種族融合的——為更好地融入基督教和印尼身份提供了可能性。

第六章〈落實多元主義〉（*Performing Pluralism*，頁 151-181）描述了跨宗教婦女鄰里組織：家庭福利賦權（印尼文：*PKK, Pemberdayaan Kesejahteraan Keluarga*，英文：*Family Welfare Empowerment*）支持跨宗教連結的方式。作者提供女性網絡相關的三個跨宗教互動案例。首先，*PKK* 每次會議之前，一名五旬節基督徒婦女會發出伊斯蘭問候，一名新教婦女會加入阿拉伯語祈禱；第二是 *PKK* 會議結束時分享食物，穆斯林吃基督徒自製的食物；第三是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重大節日期間的跨宗教家訪，穆斯林和基督教 *PKK* 成員根據節日的宗教性質交換言語和食物。這裡討論了跨宗教人群之間如何透過言語和物質的交換實現人際信任，但指出鄰裡的跨宗教團結並不排除與其他宗教的競爭甚至敵意。

本書的最後七章〈結論：虔誠相絆〉（*Conclusions: Entangled Pieties*，頁 181-192）討了公共生活伊斯蘭化和伊斯蘭習俗社會正常化的影響，以及印尼與世界其他地區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持續競爭。本章指出本研究的理論意義，與女性伊斯蘭虔誠的著名研究以及分別對待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多樣性的典型方法進行了比較。最後，作者總結如果我們仔細審視不同宗教群體的追隨者之間的互動並認真關注和平多元化的矛盾和持久建構，宗教人類學研究可以更加富有成效。

三、書籍評論和學術貢獻

1. 女性日常生活的虔敬行動是宗教交談的一部分

本書藉由大量描寫穆斯林和基督徒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互動，如一起烹飪、交換食物、送紀念品、為對方服務、PKK (*Pemberdayaan Kesejahteraan Keluarga*)、不分彼此一起參與公共週期性的儀式等民族誌細節，啟發讀者去重新思考什麼是宗教交談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目前台灣的宗教交談侷限在多元宗教學術交流;然而，作者趙恩潔採取「對話主義」(dialogism) 此一分析概念指出，跨宗教的日常互動而又不冒犯對方。因此，宗教交談不應該僅停留在學術交流，而是可以參考本書的民族誌故事設計出符合不同社會文化之「對話」，例如台灣不同宗教組織成員可以一起舉辦運動會、到彼此宗教聖地朝聖、宗教旅行、宗教音樂會等等。這樣的嘗試或許不僅能促進彼此的公共社交，維繫一種社會和諧，也增進對異教 或他者 (Other) 的同理心與信任。

宗教對話是否會有另一種可能的途徑？印尼人有一句俗語說：意指宗教多元代表彼此要到達聖山的途徑更多元，雖然彼此信仰不同，但目的地是一致的。印尼之國家立法制訂五大國教：伊斯蘭、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和印度教，便是允許不同的宗教信仰共存之多元主義。這樣多元的社會結構更需要公共社交 (*Silaturahmi*) 的空間，促進彼此的和睦和團結。

筆者認為討論跨宗教交談，印尼的例子可以是一種參考的典範，不僅要談跨宗教、跨種族、也要跨宗派交談，如何不冒犯他者，需要更大的智慧以及多重條件的協商交織。例如：天主教信徒的家庭觀念很穩固，將傳承信仰的使命視為重大事情，一般不同意子女改變信仰，除非經過家庭革命。在筆者作為一個印尼華人基督徒的成長經驗中，印尼人決定信仰是很嚴肅的事情，成年人決定結婚生子前，首先要先談好以下幾件事情：結婚以什麼樣的宗教儀式？在哪個宗教局登記？以什麼信仰教養下一代？筆者在教會中觀察到有很多個案因為婚姻輔導時雙方無法有共識（包括宗派不同也是問題），一般人通常選擇分手或是其中一方選擇妥協，否則常導致婚姻輔導無法繼續進行。

宗教交談的例子，筆者在台灣的生活經驗觀察，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少許有來往。印尼有五個國家宗教，彼此可以用糾纏不清的敬虔關係來形容。雖然各自有信仰，彼此之間的儀式感不可缺少：分享食物、贈送小禮物、拜訪作客、握手，成為宗教交談的一種開場白。筆者的經驗，印尼每逢過聖誕節，為了化解彼此的緊張關係，習慣邀請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來家中一起慶祝，促

進社區的和諧（*Rukun*）以及跨宗教的友誼。另外不少的社區都舉辦慶祝宗教節慶，分享食物，認識社區的人。一般打招呼後，民眾要彼此握手（*Salaman*）。印尼無論是 什麼宗教，大家都已經認同，身體語言「握手」，是互相問安是好的意思，象徵和好、和睦、交朋友、充滿感謝的意思。華人過年拜訪街坊鄰居要握手、穆斯林過開齋節要握手，互相原諒彼此的過錯要握手，基督徒禮拜結束要彼此握手問安。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是印尼社會的兩大重要力量，但不能孤立地完全理解它們。他們必須 在共同的歷史和地方上與以印尼特有的方式進行的多元主義政治的互動方面受到關注。在城市地區，人們所珍視的社交文化價值觀和定型的種族關係受到多種宗教運動的挑戰和重新制定。基督徒和穆斯林不僅像無差別的印尼人、爪哇人和華裔印尼人那樣行事，他們被不變的、有界限的「文化」或「宗教」所束縛。面對多元種族、文化、宗教背景的人，他們說話、表達意見、吃飯、做決定和祈禱，同時也考慮到其他宗教人士可能的反應。他們預測、談判，有時甚至突破其他人所標記的可接受行為的界限，為更多可能性開闢空間。他們當然從自己的宗教傳統中汲取靈感，以說明自己理解和應對宗教差異。

本書第七章提到，根據研究者 Agus Nurhadi，跨宗教交談的侷限傾向於兩種形式：一種過於「神學規範」（Theological Normative），精英化模式；另一種則更具社會經驗性（Social Empirical）。眾所周知，前者的「宗教間對話」很僵化。作者認為，無法擺脫神學規範並且由

男性宗教領袖主導的宗教交談，氣氛雖然正式但彼此的關係疏遠，每個宗教代表都表達了他們對自己宗教的普世價值的看法，並重申了對宗教間和諧的支持，僅此而已。作者選擇強調性別多元化在實踐中的重要，本書中描述的多宗教爪哇社區中婦女之間的社交、烹飪、聊天和飲食相比，交流氣氛更加真實。

2. 穆斯林女性參與宗教活動的形式正在改變中

一般對伊斯蘭的刻板印象，宗教是屬於公共領域，男性比女性更熱中於宗教。不管是在經典教義、宗教權利組織結構、或日常生活的實踐、儀式規約，通常以男性為主，女性處於比較低的地位。然而，本書研究發現 Salatiga 的穆斯林女性打破這樣的刻板印象。事實上女性通常比男性對信仰更堅定，更

有規律參加宗教儀式。根據朗誦可蘭經佈道團（*Pengajian*）的例子，女性參加清真寺宗教儀式的頻率比男性高。雖然男性是主要的宗教領袖，但是因為社會變遷以及穆斯林改革運動的影響之下，本書的研究發現女性和男性的宗教信念、儀式參與、祈禱靈修、公共公民參與等不同層面展現個人宗教虔敬的差距並不大，女性的虔敬能夠表現女性的角色的獨一無二。參考本書第七章的結論（121 頁），作者的觀點，「我們的目標是改善我們社會中認為女性不如男性的穆斯林婦女形象，並改變我們社會之外存在的受壓迫穆斯林婦女的形象。」根據研究對象的觀點，「身為穆斯林女性，女人是一切的榜樣，文化是透過其女性的水平來判斷的，並且重新反思西方社會對穆斯林女性的刻板印象。」

3. 穆斯林女性穿戴頭巾又美麗又虔敬的新共生現象

從公民權的領域討論，女性戴頭巾是性別上對女性的壓迫，控制女性的穿著。本書解釋為什麼穆斯林女性願意紛紛戴頭巾。作者進行完整性的文獻回顧，包括女性主義的議題、戴頭巾全球化的行動、新的時尚風格、好看的意義。穆斯林女性從身體上的服從到發展出宗教虔敬的美德，她們不是被壓迫或被控制，而是跟自由和穆斯林女性自我認同以及個人意志有關。這點跟西方社會的時尚標誌很不同，刻板印象對於女性過於執著外在的美麗給人感覺世俗而膚淺的，相對地，虔誠是神聖而高尚的，兩者看起來很衝突，無法被放在一起討論。¹（趙恩潔，2018：018）不過，穆斯林的衣著和穿戴頭巾可以避免女性遭受到性暴露、異性用一樣的眼光看待女性的身體，被遮蓋起來貶低女性的身體自主權。作者的研究發現，美麗和虔敬如何被連結在一起，成為穆斯林新女性的新美德，透過時尚的美麗頭巾發展美德、美妝，在聚會中展現。

身為研究者的作者認為，她與爪哇穆斯林婦女的互動中，發現爪哇穆斯林婦女對頭紗的採用同時與當代本地化的地位和社會性標誌以及現代性和民族認同糾纏在一起。頭紗對於不同年齡、不同場合的不同女性來說，可能意味著不同的意義，而不是透過體現宗教教義來構成對自我的單一實現。換句話說，虔敬不能完全用宗教傳統來解釋，因為宗教實踐總是植根於更廣泛的社會背景。

¹ 趙恩潔。「又美麗又虔敬」：中爪哇戴頭巾者社群的美/德能動性，2018。

4. 印尼華人身分認同與形塑正在變遷

筆者是土生土長第五代的華人也是第二代基督徒。從中國移民到印尼的華人，他們主要的信仰是敬拜祖先、民間信仰，也有少數是道教和佛教徒。本書生動敘述一些印度尼西亞華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整理了印尼歷史從殖民主義到現代歷史。印尼華人好幾代迷迷糊糊看待自己的身分認同，他們既不是印尼人也不是中國人，同時也是政治的受害者，甚至沒有經歷過審判就被扣上共產主義叛國份子。本書借著輕鬆的故事，敘述以前的印尼華人，為何遭受種族歧視的問題。筆者認為，作者最大的突破是研究對象願意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一般的印尼華人不喜歡重新揭開政治的傷痛，政治犯和叛國罪名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情，也許他們是一群無知的受害者，或者不知道該如何重述歷史。冷戰時期，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恐懼、憤怒和復仇。從動盪不安的印度尼西亞到當代華人基督徒，表明自己不再害怕，要對異教徒、他者表現出溫柔和仁慈，因為這是基督教美德的標誌。本書幫助我們釐清身分認同的改變：華人身分認同、基督徒身分認同、印度尼西亞公民的身分認同，每個都是寶貴的血淚史。筆者認為這本書對印尼華人基督徒身份認同的討論是一大的突破。

5. 印尼穆斯林社會的權力結構正在強烈的變化

本書值得關注的議題是有關女性賦權（Empowerment）與社會參與。早期的性別研究都關注女性遭受父權體制的壓迫，屬於經濟弱勢。因為性別的關係，女性在男性的社交裡面通常是附屬的角色。女性進不了男性交換關係裡面，因為性別結構排除，沒辦法成為核心或主要的角色，自然形成了女人要順從、討好，形成一種性別結構。根據權威的民族誌對過去爪哇公共儀式的研究中，男性的地位是主導者，女性是幕後的角色（Geertz 1960, 12; Woodward 1988, 62; Peacock 1978, 34），參考頁 10。本書研究發現描述女性地位從「幕後」轉變為主要角色。本書討論女性的公共參與、公共社交等完全顛覆了原本大家所了解的模式。

民族誌的例子很令人驚訝，因為女性完全處於公共生活的中心，女性總是大多數儀式中站在最前方的見證人成為「本區的重要人物」（*Tokoh Lokal*）。例如，印尼大街小巷有類似鄉長和里長的行政區領導者（*Rukun Tetangga/RT*、*Rukun Warga/RW*）。他們的夫人 *Mother RT/RW*（*Ibu RT/RW*），即便是女性，

也務必站在儀式的最前線，成為社區的精神支柱。穆斯林女性和基督徒女性則紛紛站在後面。她們各自定期參加伊斯蘭佈道團（*Pengajian*），鄰裡婦女組織（*PKK*）「女性家庭福利社團」。女性是主要參與生命週期儀式，包括婚禮、葬禮、塔里蘭（*Tahlilan*）——穆斯林喪禮的祈禱儀式，以及社會推廣和主要宗教節日，包括穆斯林的宰牲節（*Idul-Adha*）、聖誕節、復活節、開齋節（*Idul-Fitri*）。女性們的日常互相來往模式可以幫助主體突破限制，去除原來的無力感，變成有力量的，能掌握身邊之事的人。從一個人「沒有力量」的狀態，轉變到一個「擁有群體自信心」的力量。簡單的說，對她們而言，「權力」不是主體逐漸長出來並且屬於自我的權力，而是透過女性們互相來往互相依賴的結果。*Salatiga City* 女人們不用走上街頭抗議爭取平權，並且不同於國際女性會議所倡議的平權。她們是新一代的都市新女性，有表達意見的空間，宗教發言的機會變多，她們的日常要練習在某個位子上擁有權力、練習實行權力。大家日常生活的虔敬，強化性別平等，同樣的機會逐漸瓦解了那男女不平等權力結構。

事實上，全世界的性別權力結構都在變化，回教國家也不例外，男性的社經地位和特權逐漸下降，某種程度上失去了男性當家的特權。女性有工作機會，獲得經濟自主權，包括來台打工的新女性是穆斯林朋友，她們要分擔養家糊口的責任，不再是家裡的經濟弱者。以前女性在公共參與極少。男性是擔任宗教的領導角色，現在的摩登女性也要與男性分擔領導者的責任。

6. 基督徒女性的危機感與矛盾

中爪哇省占 95% 爪哇族，穆斯林人口同質性比較高而基督徒背景差異比較大。對大多數爪哇人來說，成為穆斯林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種族標誌。另外 *Salatiga* 城市人口比較混雜：有外地人來打工的、穆斯林族群、少部分新教徒和爪哇天主教徒。人口混雜的城市，難免會有複雜，糾纏不清的交織。人口混雜的社會與他者（Other）亦是共同體，他們如何與社會的多元共存，這是大家要努力的目標。印尼基督徒意識到，他們的人口比率極少，更容易被邊緣化和排擠。為了避免不良競爭，女性們在社區積極發揮優勢，她們完全處於公共生活的中心：割禮儀式和婚禮等各個公共社交都互相來往（*Silaturahmi*）。公共社交與來往建立互相依賴和友誼關係，不少女性因為熱心服務社區得到大家的肯定和知名度，甚至還有基督徒女性被穆斯林女性推薦去競選里長。這

樣的處境又是陷入兩難，自相矛盾的是，如果基督徒在鄰里組織中所佔的比例過高，一些保守派認為這又進一步證明穆斯林多數群體受到基督徒少數群體的不公平統治。但是如果基督徒不參與公共社交，卻歸咎於他們不尊重伊斯蘭教的傲慢態度。

面對想像中的強大基督徒社區，女性伊斯蘭佈道團體可以橫切傳統穆斯林派別；女性巧妙地將官方鄰里組織改編成女性的跨宗教聚會，將新教徒、五旬節派（Pentecostal）、天主教徒、新傳統穆斯林和改革派穆斯林聚集在一起，儘管社會互動總體上更加「伊斯蘭化」。然而，與此同時，作者在 Salatiga 的研究表明，與傳統民族教會以及伊斯蘭復興團體競爭的五旬節教會的興起，確保了當今的宗教文化與國家的競爭性話語、爪哇人的社交性、性別規範、國家多元、種族，甚至後殖民記憶。結果，看似平靜的表面掩蓋了宗教間焦慮的暗流。

從印尼基督教少數群體成員的行為和選擇，作者發現，這些人不是精英或政治家，在基層的社會階層生活。這些是印尼公民，他們發現自己與穆斯林鄰居並肩生活。對他們來說，獲得對宗教差異的平等接受意味著什麼，可能與一些普世主義思想所假設的完全不同。他們非常清楚，他們的宗教永遠無法與多數宗教相提並論，但他們認為，通過地方互惠的道路贏得主流社會的信任比通過高端人權宣導的道路更實際和更可取。這在一定程度上，但至關重要的是，為什麼基督徒在 Salatiga 的無薪社區職位中佔有不成比例的比例。一些人認為，如果他們穩固地處於鄰里互惠迴圈的中心，那就更好了，在這種迴圈中，互惠政治意味著複雜的等級制度。因此，這裡的重要啟示是確保少數群體能夠作為當地社區的有機成員，而不是作為一個孤立的少數群體，只能在正式的「宗教間對話」中為自己說話，從而定期融入，並成為「主流」的一部分。

7. 女性教育提高與實踐公民意識

印尼政府立法保障宗教自由，包括五大國教：伊斯蘭、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從政策思維來思考，結合了宗教生活和教育。因此印尼教育制度將學校分成兩大類，由教育文化部管轄的普通學校和由宗教部管轄的宗教學校，形成特有的雙軌制度。宗教學校與普通學校差別於宗教課程比例較高，對學生的生活規範比較嚴格，多數信仰敬虔的家長，傾向將子女在宗教

學校就讀。1989 年印尼開始推動 9 年義務教育，2015 年改為 12 年。女性受教育權進一步提升。從書中的例子，作者發現女性因為受教育可以在宗教儀式上成為焦點。穆斯林的佈道團內（*Pengajian*），女性與男性有同等的發言權、帶領祈禱、朗誦和翻譯可蘭經。她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員。依據筆者的觀點，教育是重要的理由使女性獲得賦權（empowerment）的方式。女性的教育程度提高、經濟獨立，女性也意識到，她們的公共參與，積極服務社區，同樣能夠得到男性所得到的尊敬和認可。問題不在於性別，而是大家積極的生活，敬虔的生活，熱情服務社區的民眾，因此女性因為獲得大家的認可而感到自信，給女性更多的力量和支持。

這種特殊的情況下，性別角色更容易改變，本書作者的研究發現，女性要承擔領導者的責任。筆者肯定了許多社會結構也在改變當中，是因為衝突、磨合。每個女性都有能力成為領導者和社區有影響力的人。傳統的觀念認為，女性讀再多的書，終究是躲在廚房或只在家擔任照顧者的角色。印尼的社會逐漸走向雙薪家庭，不少女性參政、在宗教團體發揮女性的影響力。刻板印象穆斯林女性被壓迫與控制，本書討論完全是相反，女性發揮性別的優勢，例如，組織手鼓樂團（*Rebana*）、佈道團（*Pengajian*），張羅宗教儀式和社區活動。從 *Salatiga* 的案例，宗教與公共領域，男性和女性同樣獲得重視不是政策宣導的口號，而是生活中可見證的例子。筆者認為，女性透過社會參與，從中學習、涵養、獲得民主的價值，促進性別平等。

四、結論與反思

1. 多元社會與他者(Other)亦是共同體

作者從宗教間的角度概述了印尼爪哇宗教多元化的歷史，特別強調了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印度尼西亞現代性觀念之間的糾葛。在印尼的個案中，「他者」一直是異教徒。古典式的人類學和社會學不斷討論「他者」（Other），他者是誰？借用作者趙恩潔的定義，刻板印象中，「他者」是被奪走了發聲權與能動性，較少被關注討論的剝奪。他者（Other）原來的翻譯是「異己」。²台灣社會由不同的多元性的「他者」：福建、河洛、客家、漢人、原住民、來自東亞和東南亞新住民與移工等等組成的社會人口結構，他們是彼此的「他

²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38>（2023 年 12 月）

者」。不論是台北車站 大廳席地而坐的印尼穆斯林移工、被邊緣化的原住民和新住民，這些「他者」，都是不同主流 社會中的他者。「他者」的標籤是「落後」、「不文明」、「外勞」。他者是一種沒有特權，身分， 主流社會不需要太關注和同理他們，是隨時準備被遺棄或取代的。然而，實際上，大多數人 的生活都存在互相依賴，彼此的故事需要被關注，尤其是當我們探討多元化在日常生活中實 際如何落實。最後筆者讀後的感想與反思是，台灣的社會與他者(Other)亦是共同體，如何 從社會的多元共存，成為他者融入自我，是大家要努力的目標。

2. 宗教交談的新典範

第二章從女性的觀點對個人的信仰表現虔敬並且重新定義宗教交談。(一)宗教虔誠是指 受宗教教義和實踐所指導的傾向、信仰和行為的具體品質;虔誠是指一種更主觀的宗教經驗 和修養。(二)「宗教對話」是，宗教的形成過程是動態地衍生於對多種宗教聲音的預期和回 應，這些聲音帶有特定的社會政治意涵。另一方面，「糾纏不清的虔誠」則強調了宗教信仰作 為一種宗教信仰的複雜表現。(三)作者的目標不僅僅是尋找人們所說的他們的宗教到底是什麼，或者他們所說的其他人的宗教實際上是什麼，甚至透過創造或堅持對文本的不同解釋來 尋找兩種宗教之間共同點。作者的分析主要是關於人們與宗教他人的互動持續對他們自己 產生影響的持續過程，並構成了重塑他們的觀點和公共行為的社會關係和宗教體現。(四)本 書中的宗教交談問題是同時代的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活動如何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相互影響， 這些活動在其他地方應該有其歷史對應，值得其他研究。比者希望在本書中闡述的對話式宗教性概念旨在成為一種可複製的形式。

參考文獻

En-Chieh, Chao (2017) . *Entangled Pieties: Muslim-Christian relations and gendered sociality in Java, Indonesia (Contemporary Anthology of Religion)* 1st ed. 2017 Edition.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趙恩潔（2018）。〈又美麗又虔敬〉：中爪哇戴頭巾者社群的美/德能動性〉。
《臺灣社會學刊》第 64 期 2018 年 12 月，頁 1-47。

輔仁
宗教研究